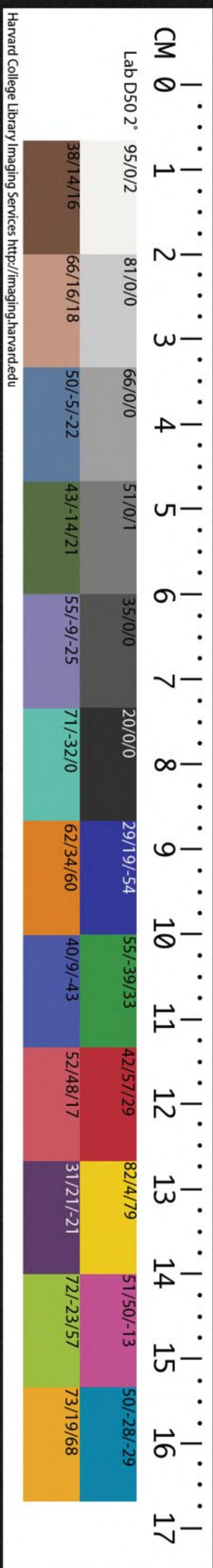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128)



卷之
四百五十七
四百五十八

史緯卷二百五十七

宋史四十

列傳

蘇軾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程氏嘗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亦許之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得軾，刑賞論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人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後軾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英宗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當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敬慕。皆欲朝廷進用之。則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所以累之。不若於館閣中帖職與之。且請名試。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及試高等。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王安石執政。神宗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所學與臣異。別試以事可也。乃判官告院。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權開封府推官。會上元。敕府市浙燈。軾言。陛下市燈以奉二宮之歡。然百姓不可戶曉。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

用之資。願追還前命。詔罷之。安石劄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有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問。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其爲可畏。從古

以然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路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至于其身亦卒不免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

營幹于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于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常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中書宰

相熟議而後行事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賢君者與文景言賢相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且遣使縱橫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

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而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謂陛下有意興作。苟且順從。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

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尉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罪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于所

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使行此二者。必怨無

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捭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

時詔書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
議論已播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
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
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
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夫常平
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
倉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
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斛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
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
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

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
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
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
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
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
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
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
厚非良不售非賂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

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

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不殊。故臣願陛下

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
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
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我仁祖之馭天下
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
其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
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
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
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
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

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也
自古用人必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
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
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
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
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尙須慮此况其他乎
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臣竊爲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
言亦一時之奇策然請爲屬國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
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
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

可信矣。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哉？夫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妄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嘆。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聳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缺，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

拙者，迫隘無聊，私害相形，不可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羣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先得占闕，常調待次，豈不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

太祖以大將代周故防內重後亡于元乃甚奸重醉豈勝防哉

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雖無其人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

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

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言：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軾請外通判杭州，遷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有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曰：公姑徐之。而手實旋罷。密有小盜，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民家，爭鬪殺人，懼罪將爲變。民奔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

必不至此，悍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徒知徐州河決曹村，匯于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軾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曰：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率其徒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民乃安。徙知湖州，軾見事有不便者，每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言：蘇軾作為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

三月食無鹽，宰相王珪亦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比地下之螫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咏檜，何預朕事。猶逮赴臺獄。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遂以團練副使安寘黃州。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山水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神宗語宰相王珪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乃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上書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詔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

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可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乎？安石乃大聲曰：安石須說。又曰：人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初差役行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產，而狹鄉之民，至有終歲不得休息者。神宗改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雇募，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復差役，設官置局。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力於農事，而貪吏猾胥，因緣爲姦，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功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以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嘗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

宣仁真聖
明諫官御
史不識字
可笑

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左司諫朱光庭言仁宗莫能名之德神考大有爲之志軾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太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守令言之非論祖宗也軾進讀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出知杭州西湖湮塞軾乞開治言臣聞天下所在陂渠湖河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益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

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湮塞其半。父老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

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湮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刺史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濱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

湖數十里間，芟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日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

太皇太后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臣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至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復望少賜詳覽，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

永度牒尙
道錢

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咏聖澤，無有窮已。從之，軾復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牒，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緡，糴數萬石，及請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杭僧淨源與舶客交通，航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王子

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義天使人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曰：「伏見熙寧以來，高麗屢入朝，貢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強，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交通引惹，以希厚利。今淮秀州押到泉州百

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侍者僧壽介等五人及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又據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賫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以詒朝廷若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

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今引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乞法外重行以戒奸民猾商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

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從之。未幾。貢使果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湫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上流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十里以達大慈浦。北折抵小嶺。鑿六十五丈。東至古河。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有惡軾者沮之功。故不成。軾再涖此州。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爲翰林承旨。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攻軾。軾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召爲兵部尚書。遷禮部。兼端明殿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

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雖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不交。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如唐明皇中興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其漸。至於此也。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宿十日。本任

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將帥不得一白天顏而去。議者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以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邊臣故事。此朝廷有識之士。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今天下雖未大治。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卽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功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實社稷宗廟之福。定州軍政壞弛。衛卒驕惰。軍校蠶食廩賜。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諸校。心不自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今若是軍中亂矣。決配之衆。乃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會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史戎服執事。副總管

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名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敢譁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紹聖初，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鷄豚。先皇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謫知英州。尋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爲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土人畚土運甓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葬汝州郟城縣李薦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讀者凜然。

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而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父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畢，命軾成其志。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旣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卽位，贈太師，謚文忠。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日以其文寘左右，謂爲文章之宗。子過字叔黨，能文。子由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見也。論曰：軾自爲童子時，有傅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以問其師，師告

以韓范富杜諸賢則曰正欲識其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
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
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文章政事以特立之
志為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
所守皆志與氣爲之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
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稱爲天下奇才二主
皆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豈非命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柄用亦當免禍嗚呼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
哉今錄其上皇帝書等著于篇

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
春秋高輪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
至曰往者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淡憂有事
則不懼夫無事而淡憂者所以有事而不懼也今陛下無事
則不憂有事則恐懼失聖人憂樂之端矣聞之近歲以來宮
中姬嬪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
無所顧問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
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害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
所亂以害政壞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無傷於外今海內窮

困生民愁苦而宮中賜與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給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民心不歸也策入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愧之而不敢怨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寘之下等神宗立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箠必用而州縣多事

議和平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誠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上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授河南

推官軾以詩得罪謫轍監筠州鹽酒稅哲宗立召爲右司諫
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自罷差役將二十年民未慣習况役
法關涉利害行之徐緩乃得周詳今州縣寬剩錢足支數年
且依舊雇役一年俟有司審議成法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
事始可久光又欲改安石經義別爲科舉新格轍言進士來
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用功不易乞來
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取注疏不用王氏學試後徐議科
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從初神宗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
增安疆米脂等五砦夏遣使賀登位未還又遣使入境朝廷
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曰頃者西人雖

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心蓋知朝廷厭兵欲使此議發
自朝廷朝廷亦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
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復來請地予之則不復爲恩
不予則禍難無已乞早賜裁斷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
服進戶部侍郎轍言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善爲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
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
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
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
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有爲必

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國計也又言本部自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未就而光卒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聰明手足賴之以便利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

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數十年來群臣每因一事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功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務不問事之當否各營一職不復相知雖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於事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願明詔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制出于一而後財用贏絀可責之戶部矣從之朝廷以吏部吏額比舊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無重法吏通賂賂則欲人少以專其所得今行重法賂賂既少則欲人多以分

任其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以事之難易分等。重者一分。輕者一釐。積若干分而設一人。今若取逐司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乃據實立額。吏年滿轉出。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盡而人不怨。代軾爲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非。上疏曰。臣聞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始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爲患。至於牧守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置之於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處必爭。相爭必勝。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易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議者惑於邪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宗社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宣仁后曰。轍言不可兼用邪正。

史綱 卷之二十一
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固執不從。經今累歲，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悉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剝築買孤堡，議納趙醇忠，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生？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差，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一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三事不去，臣

等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以搖撼衆聽者乎。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熙河范育種誼開邊隙轍乞罷二人別擇老將以待之宣仁后以爲然大臣不從轍而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勢須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崖巉殺人三日乃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不須復守信約下大臣議轍曰朝廷與夏人議地界欲

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旣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所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此不直之大者也。今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此非西人之罪皆我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信約臣請詰責帥臣宣仁后從轍議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尙書左丞二人

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豐之意。臣謂先帝之法，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失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征伐，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李清臣言，轍引漢武方先朝，以激怒哲宗。落職知汝州，再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卽位，復大中大夫，居許州，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終

日默坐，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轍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集，並行於世。族孫元老，通判彭州，茂州蠻叛，帥司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于官軍十萬也。其次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旣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名與計事，元老言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

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不能用後帥至如元老策蠻乃降遷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剛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欲見之且求其文不答罷為提點明道宮卒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明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言止之非王廣廉傳會則此議息矣蘇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與軾進退出處無不相同而其齒爵稍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終

史緯卷二百五十八

宋史四十一

列傳

呂大忠

呂大忠字進伯藍田人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糧可省矣為定國軍判官知石州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將從其請召大忠議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是何言也對曰臣恐啟其漸也議未決大忠以喪

去竟以分水嶺爲界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善理財者視天下猶一家兄弟雖異宮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夏人自犯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家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闕民喜爭易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稱之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旣無用修身治民之學不可不勉涓自以爲得

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嘗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畧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二年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大忠欲以計取橫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旣而王文郁用事章惇主之大忠議不合徙知同州致仕卒第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疏爲渠民號曰呂公泉英宗卽位爲監察御史裏行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衰耗乞骸骨而不

從吳奎有三年之喪。遣其子名之者。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矯飾。使四臣之誠。不得自達邪。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言先帝選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遺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監臨之。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以厭服天下。今大臣欲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出知休寧縣。神宗立。召直舍人院知制誥。哲宗卽位。遷吏部尙書。夏使來。詔問以待遇之計。且曰。向

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柰何。大防言。夏人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大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備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封汲郡公。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摺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爲勸戒者。標曰仁宗聖學。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

曰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唐人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內外整肅。此治宮禁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酷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惠下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求前代。但行祖宗家法。足以治天下矣。哲宗然之。大防朴厚。忝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

位八年。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宣仁后崩。左正言上官均論大防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又以修神宗實錄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虔州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卒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過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

原文嫩甚
稍潤之

於古關中言禮樂者推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高宗贈太師謚曰正愍弟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眾多為樂今之選舉流品者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為國之要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如為治必得其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治事皆任其責惟恐賢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度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人則常患

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人得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為秘書省正字卒韓退之化排偶為單行歐蘇而後流為疏義講章文日趨下雖勢使之然亦不善學者之過也

劉摯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幼時父居正課之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嘉祐中擢甲科為南宮令縣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旁郡例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奏至三司使包拯請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

前此
而之笑此

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擢監察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言：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虚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收過與不及，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雇役十害，司農魯布作十難以詰之，劾摯欺誕懷向背，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臣所

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摯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憂，青苗之禍未息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

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二掾屬決之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河北大旱諸路大水三邊瘡痍民愁財匱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謫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摯悉去其弊父老目爲學士鹽簽書南京判官司農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利錢闕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見留守張方平言之方平托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歷世尊爲

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保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至縱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哲宗卽位擢侍御史摯劾蔡確章惇皆罷去時學制過於煩密摯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不肖遇之彼將以小人不肖自爲而况於學校之間乎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合附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事雖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

行監司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府路爲之騷動。今日之政，大約皆此類也。向者黜責數人，以培克躁進，然非使之漫不省事也。昧者不達，矯枉過正，可不爲之禁止哉。拜尙書左丞、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覲疏其奸邪。宣仁后怒，將斥覲，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左丞爲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貶諫官而進之，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太后常與帝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賦性忠實，且有才識上也，才識不逮而性忠實次也。若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雖有才，終不可用。」六年，拜右僕射。邢恕請

永州，恕故與摯善，遺摯書，摯答之，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性傾險，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交章劾摯，箋釋其語曰：「以俟休復者，俟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言摯延納章惇諸子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邢恕雖以宰相處之，未必廢也。』摯皇懼而退。罷知鄆州，紹聖初，謫蘄州，居住新州，安置大理寺主簿蔡渭，訟摯及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文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起同文館獄，用

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無實狀會摯卒不及考驗家屬徙英州死于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不足觀矣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第進士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同知太常禮院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頌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

承宗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則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案唐寢室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于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曰郭后帝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祔后廟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謂逼母后萬歲後配

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歎服出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欲因而生事頌頌不動而止擢知制誥知審刑院言提舉青苗官與諸司不相臨統

文移同異州縣莫之適從乞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于新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名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神宗曰前詔臺官有闕不拘官職高下頌曰朝廷開此制止謂不限京官若不拘外官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於是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

天下謂頌敏求大臨爲三舍人云知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曰公高明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後悔旣而婦死元孚曰我輩豈能測公之用心也遷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我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應吳越饑選知杭州頌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緝錢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衣食之外悉以償官期以歲月償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果如期而足一日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吏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

客不知也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神宗聞而嘉之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昔漢武帝久勤征討而匈奴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權知開封府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氏惡世儒生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

汝輩既而母爲婢所殺，吏謂李氏不明，使殺姑，法不至死，獄未上，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移獄御史臺，罷頌知河陽，召判吏部，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無所考據，卿若修之，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今五服敕嫡孫爲祖，斬衰

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言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偏嚮，惟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矣。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辯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牒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趙純忠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頌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無恙，拜右僕射兼

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頌執政時。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以聽。及貶元祐諸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之。徽宗立。進太子太保。封趙郡公。卒。年八十二。頌器局宏遠。自書契以來。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爲人言。疊疊不倦。朝廷有制作。必就而正焉。

孫固

孫固字和父。鄭州人。擢進士第。神宗爲皇太子。爲侍讀。及卽位。擢天章閣待制。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光著司馬光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乃反還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所謂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也。韓琦見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於靈州，李憲不赴靈州，輒自開蘭會。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固言爲迂，今

悔無及矣。知樞密院事。元祐二年，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閔其年高，每朝會聽休于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時宮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于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哭。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

趙瞻

趙瞻字大觀，亳州人。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必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

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當審處之，刑賞設施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改則改，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為，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師丹，董宏事曰：事若類此，吾必以死爭之。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罷。今邪臣乃與中官交締而自為之地耶？神宗即位，為開封府判官，神宗問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擾攘中，培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為陝西轉運副使，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

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元祐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之。議者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也。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浸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請興師，瞻曰：御外國以大信為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卒年

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謚曰懿簡

傅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第嘉祐末爲監察御史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曰今度支歲用不足欲救其弊在陛下以儉約先天下如欲紛更聚斂則匱用愈甚矣英宗卽位有疾內侍任守忠讒間兩宮堯俞奏皇太后逐之因言于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心下安反側任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英宗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

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然之時上初親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狗之可乎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於上矣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旣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尙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出知和州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人以爲不便誠不便也堯俞平生不欺其友敢以相告安石愠授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于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以妖人

不獲謫監黎陽縣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出迎盡禮守爲遣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擢御史中丞言人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官方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也蔡確坐誹謗貶新州堯俞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進吏部尙書拜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八初聖俞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聖俞必不從堯俞乃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

責治郡知守法而已

梁燾

梁燾字况之鄆州人舉進士中第哲宗立遷右諫議大夫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聖朝盛事也敕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下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

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出知潞州以左諫議大夫
召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言方今忠於蔡確者
多于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于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
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拜
尚書左丞以議夏國地界不合丐去哲宗遣近臣訪以人才
燾曰信任不篤諫諍不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
再至燾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惟望識別邪正公天
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
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改知潁昌府朋黨論起化州安置
卒年六十四

王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年十八鄉省試廷對皆第一哲宗卽
位為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以為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
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
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世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
除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
邪二者皆非臣所敢知也願趣補其闕登進正人以壯本朝
正人進小人自消矣改起居舍人嘗侍邇英巖叟曰人主當
虚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
可見司馬康講洪範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

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聞之喜，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喜不徇於所愛，怒不遷於所憎，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游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納諫，屈己以從諫，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一日侍講畢，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

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留意。哲宗然之。拜簽書樞密院事，入謝。巖叟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泰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否云：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此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哲宗選后旣定，太皇太后曰：賢后內助，不是小事。巖叟曰：內助雖后事，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語哲宗。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

排斥奸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屢疏論救。御史遂指爲黨。罷知鄭州。徙河陽卒。

鄭雍

鄭雍。襄邑人。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言事者交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過小。不當革前命。以爲奸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辨。善惡何由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天下也。不聽。周種請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

明遠而弗用。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民。輒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以閎闊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願積資望。以漸試之。遷御史中丞。時二府禁謁。加嚴。雍嘆曰。旁招俊乂。將相職也。彼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且二府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之如此乎。援賈誼廉恥之說。以陳詔弛其禁。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答書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太后復辟也。遂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以閉其援。摯出知鄆州。雍之攻摯人。以爲附左相

大防不立
黨雍猶附
之攻言官
三十餘人

而况分党乎

呂大防也拜尚書左丞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諭使勿去周秩抵之謂雍爲侍從時因徐王私于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知成都府卒

元絳

元絳其先臨川危氏徙杭州舉進士登第調江寧推官甲與乙被酒相歐擊甲歸卧夜爲盜殺妻稱乙以告里長執詣縣絳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

僧敢中路
婦人笑
此自尋
疑也

如今墨蓋

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繫僧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其哭不哀且與死者共席而衣無血汚是以知之知永新縣邑豪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視之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來訴絳視券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而撰僞券當之耳聿驚謝即歸整田擢知台州州大水絳甓其城因門爲牖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拜叅知政事卒

許將

許將閩人舉進士第一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

館職守候日久願得一職之秩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
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爲兵部侍郎言兵措于形勝之內最
彰而易知隱于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曲
制官道名雖不同縱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乘
步騎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歛之取四方猶跬步兵械器
甲工雖不同省而試之練而習之運衆技猶掌握非天下之
至神孰能與此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
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元祐四年拜尚書右丞中旨用
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議用張利一將與執政同議復密疏
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知定州移大

名府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宜因梁村之口以
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
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
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
聖初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貶謫元祐諸
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
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
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
大臣也哲宗納之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凡居政地十年御
史中丞朱諤論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初無定論元祐間嘗

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冒位建中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出知河南府移大名卒

鄧潤甫

鄧潤甫建昌人擢御史中丞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言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夷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鑒之其有害必矣陛下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陞

下始後世公襲故迹用其徒握兵柄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元祐末拜兵部尙書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尙書左丞暴卒

林希

林希福州人舉進士元祐初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出知蘇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逞毒於元祐諸臣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復爲

中書舍人哲宗欲號神宗殿曰宣光問前代有此名乎希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盡黜元祐群臣希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却名節矣遷同知樞密院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已執政遂叛惇罷知亳州徽宗立徙舒州卒

蔣之奇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之奇黜制科詣歐陽修盛言濮議

之善修因薦為御史之奇懼不為眾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陰事之奇遂劾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詔中書問狀無實神宗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出知亳州謝表云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遷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之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二溝用工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知樞密院事卒

陸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受經于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當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無足聽耳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惠卿謂之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旣而承之還言民皆便之佃說不行擢甲科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不復咨以政事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全集其門佃待之如常遷中書舍人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俎豆

爲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牙盤爲稱從之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黨與會安石卒佃率諸生哭而祭之遷吏部侍郎修神宗實錄多爲安石晦隱黃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徽宗卽位爲禮部侍郎上疏曰正始之道本于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采緝爲精神以攻訐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帥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繼述者不必盡因前人所爲否者更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更之而不知揚之之失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

願咨謀賢士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在於今日也。拜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佃執政。持論多恕。尤惡奔競。常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時當安寧。人之才無大相遠。以資歷序進。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後。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讒名。詆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罷知亳州卒。

溫益

溫益。泉州人。第進士。知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

遣都監將卒夜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知開封府。執政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紀。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付益。益以爲宜。相蔡京。天下正人。一切指爲異論。布與京爭事。帝前辭稍厲。益叱曰。魯布安得無禮。布得罪。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不爲然。京知中書

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以其意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論事舍人得舉職益侍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餼等十人皆其姻黨欲不逆其意得乎旋卒將死言善邪

孫覺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因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旣殊任使之方亦異如

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尙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以言事降官兩級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臺諫者乃通判越州王安石與覺善將援以爲助復知諫院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于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于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

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脩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于莽時也。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亂正義。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奸邪之人結黨連類，以搖動朝廷，非國家之福也。安石怒，覺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因遣覺行視虛實。覺言如陳留一縣前

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相交。出知廣德軍，哲宗卽位，遷右諫議大夫，覺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縝遂去。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死，作文以誄，談者稱之。弟覽，字傳師，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從之。拜戶部侍郎，與蔡京不合，出知太原府，覽謀取葭蘆戍

夏人數萬大至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

李常

李常字公擇南康人少讀書廬山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于李氏山房知諫院王安石立新法常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人情驚駭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出知齊州齊多盜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牛歲間誅七百人哲宗立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司馬光

太多

抄書之多至九千卷史得無過其實耶

亦有法無術可者在土人酌行之可

曰用常主邦計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歛少息矣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耳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中丞請取士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蔡確詩為謗訕力攻確常奏以言語為罪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出知鄧州卒

孔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第一轉台州推官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神宗御批罷歸通判保德軍時征西

夏衆數十萬道境上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文仲曰上新卽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簡骨肉擢左諫議大夫卒士大夫痛惜之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南時號三孔

王覲

王覲字明叟如臯人第進士哲宗立擢右正言時蔡確章惇等相繼斥去朝論以大奸旣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

覲言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驚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減于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初神宗復唐制諫官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分列兩省大臣議徙之門外以其直舍為制勅院名防漏泄
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覲爭之曰制勅院吏舍也奪諫省以
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可乎乃不果徙朱光庭許蘇軾試
館職策問呂陶辨之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
失輕重之體耳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小使士大夫有朋黨
之名大患也帝然之徽宗即位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覲言
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
時任事者多乖異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
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
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

此其易曉
為人特假
此為各語
徽昏庸遂
以為是耳

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之于後至于時異事
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出
知潤州安置臨江軍無疾而卒年六十八

馬默

馬默字處厚城武人登進士第張方平薦為監察御史遇事
輒言無所回顧方平遣人謂之曰言太直得毋累舉者乎默
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為身謀所以報也治平中上言致治之
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者無
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
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于公議者十無二

未必

三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日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天下幸甚。刑部郎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搖飛語讒去之。默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以厲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垂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淨奉先之意。除知登州沙門島囚官給糧者三百人，益數則投諸海。默曰：人命至重，旣貸

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全活者多。改廣西轉運使，安化等蠻歲飢，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遠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舖覆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誅戮，乃杜杞之方畧，此足驗矣。召爲司農少卿，致仕卒。

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爲監牧使。時文彥博在樞府，見安世，喜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竊以

爲未然。今新政厲民，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不應他日見航，嘆獎之。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叅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曰：無之。而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宣仁太后臨朝，擢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惇父尙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進左諫議大夫。民間謹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曰：陛下富乎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

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請黜之，不報。遂請外出，知承德軍。章惇用事，尤忌之。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下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令過安世，脅使自殺。又擢豪吏爲轉運判官，使逐臣判官將至，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此行之。客密視之，乃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死。安世得免。劉后旣立，惇下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詔以檻。

車收安世及鄒浩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書至，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曰：「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

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嘗告其徒馬永卿曰：「紹聖初，某謫嶺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每念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溫公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卧側，以自儆，自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罕見。其面時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曰：「噐之真鐵，漢不可及也。」葬祥符縣後，金人發其冢，貌如生，驚曰：「異人也。」爲之蓋棺而去。

